

## "我下学期还要选您的中文课"

叶颖颖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比利时旅行时的兴奋。当时我就暗暗许愿，有机会一定要再来这里。

也许真的是注定的缘分，2018年，当我从英国结束任期回到华东师范大学时，正好赶上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招聘中文教师，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顺利通过选拔。

2019年初，我终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了我在比利时的一段中文教学情缘。

### "我要继续学习中文"

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恰逢中国春节。因此我在比利时的第一堂课，献给了大年初一。

在课堂上，我教授了学生一些新春祝福语及新年歌曲，学生们认真地跟着我一遍一遍地练习，还提出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有关春节的问题，比如过年的传说、春节习俗等。

在欢快的讨论中，我被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感动着。虽然当时外面飘着雪花，但我觉得这个春节很暖，也很有意义。我能感受到学生们迫切希望学好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而我，正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

我主要负责初级、中级汉语课，商务汉语课，中高级汉语口语会话课以及书法国画课等。学生大多数是大学生和社会人士，还有少数中学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课前，我经常会和学生沟通，根据他们的想法和要求进行课堂教学的调整，包括选用教材、变换教学方式等，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明显地看到他们的进步。当他们告诉我“叶老师，我下学期还要选您的课，我要继续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内心感到十分欣慰，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 在文化活动中了解中国

除了教学之外，我还和同事们一起举办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化活动。

新年的时候，我和老师们在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新春晚会中华文化展示向当地民众分享了中国书法、剪纸，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现场热闹非凡。

好多民众还和我们攀谈起来，好奇地向我们各种各样关于中国文化的提问，有的还表示很想学习中文，希望能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文化。

暑期期间，我们和当地图书馆合作，向民众介绍并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化，指导他们现场练习，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作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化在当地引起了关注。

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中法青年翻译家研修活动，有幸邀请到了相关作家、翻译家等，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在法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孔院的很多线下活动都无法举办，但在线上教学的同时，我也不忘和学生分享一些中国文化的故事。有的学生已经在向我打听到中国留学的信息，说等疫情过后，一定要到中国留学。

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最开心也最欣慰的就是能看到学生的进步，看到更多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但正是千千万万的我们造就了世界的多彩和不同。我相信，与比利时结下的这段中文教学情缘，将成为一颗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系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文化活动。

## 外国人学方言，是种啥感觉？(上)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同样一句话，我用不同的方言说，味儿就不一样……’在一个关于外国人说方言的视频中，来自日本的西田聪分别用北京话、天津话、闽南话、上海话、四川话等说了一遍“你看，这是什么”，其地道的表达，惊呆了视频制作者。

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并不容易，但还是有人愿意挑战。正如西田聪所言，体验“十里不同音”非常有趣，令人着迷，而且和当地人用方言交流能快速消弭距离感。

### 说方言能消弭距离感

视频中的西田聪将方言说得如此地道，和他喜欢学相声分不开。2012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西田聪有机会体验相声大师丁广泉在该校开设的“快乐课堂”，由此进入相声世界。

“我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是《普通话与方言》。为了这个段子，我找了身边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同学教我说方言。”西田聪还记得学这个相声段子时，师父丁广泉的叮嘱——“不能光想怎么说，视觉上、听觉上也要有味儿”。丁广泉的这番话让西田聪了解到，每种方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性格，练出“当地人”的感觉需要功夫和反复揣摩。

“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北京话儿化音多，但即使同是北京话，城区不同语音也可能有区别。再比如天津话中‘姐姐’发音很冲……要说出那个味儿，需要仔细琢磨，反复练习。”对各种方言的特点，西田聪反复实践、了解。

在西田聪看来，他通过学相声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可以跟中国人正常聊天。“我的中文最初是在大连学的，来北京留学后，满嘴‘海蛎子’味儿，当时上街买菜，指着白菜说‘疙瘩白’，卖菜人不明白，交流起来有些困难，那时候对方言表达了有深切的体会。如今，我跟北京人见面，也会说‘吃了吗’，在这里，‘吃了吗’就包含‘您好’的意思。”西田聪说，“学会说当地的方言，确实可以瞬间拉近和交流对象之间的距离。”

### “会说方言让我和别人不一样”

来自尼日利亚的南开大学博士生韩慧宇开口说中文，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但他并没去过东北。“我学东北话是希望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会说普通话的外国人太多，但会说方言的不多。”韩慧宇对自己的东北口音甚是自豪。让他更自豪的

是，已经看完了12部《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

韩慧宇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东北话是看到《欢乐喜剧人》这个综艺节目时，节目中的不少选手是东北人，用东北话讲的搞笑段子让他觉得特别有趣，也激起了他探究东北话的好奇心。“我的好奇心越来越重，看的东北喜剧作品越来越多，在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东北话。”韩慧宇说，“感觉东北话很好听，感染力特别强，也很接地气。”

而让他和东北话结缘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他的“中国妈妈”。当时还在尼日利亚学汉语的他，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住在北京的中国妈妈。“我和中国妈妈聊天时，发现她的口音和我们的中文老师不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就激起了学习的动力，后来才知道那是东北话。”

1年后，韩慧宇到南开大学读书，有机会和中国妈妈见面。“如果说《乡村爱情》是我学东北话的教材，中国妈妈就是我学东北话的老师。经常和她唠嗑，就被带到东北话的语调里了。”韩慧宇说，“现在我还认识了中国妈妈的家人，也常和大姨二姨夫、二姨二姨夫……唠嗑。”

回想自己学东北话的历程，韩慧宇并未特意去学，只是常关注和东北话有关的人和事，慢慢就被其“感染了”，“不过也有挑战，东北话的语调不好把握”。

### “能不能教我新的东北话”

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的乌兹别克留学生武帝也喜欢说方言。他到中国留学的第一年是在东北师范大学读预科，常和当地人交流以提升中文口语水平。那时，只要遇到当地人，武帝就会问对方“能不能教我新的东北话”。回想当时的场景，武帝记得自己请教过学生，请教过出租车司机，也请教过当地民众，真的是“碰到谁都问”。

“后来到北京读书，别人还能听出我的东北口音。”武帝说，“我觉得东北话特别好玩，用东北话表演才艺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参

加一场汉语比赛，因为预先准备的相声节目时间长度不合适，只得临场应变，用东北话进行了才艺表演，不仅救了场，还挺成功的。”

最近，武帝开始通过抖音学北京话，知道散步被称作“遛弯儿”，摆架子被称作“端着”……“太有意思了。”武帝说。

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唐曦兰有个愿望——学粤语。她曾买了粤语教材准备自学，“但还是有些难，语调、语法等都需要老师引导”，因此她希望学校在将来能开面向来华留学生的关于方言的选修课。

### 方言承载着地方的文化

方言承载着地方的文化，也是中国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存在及使用价值。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保护各地濒危的语言。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每一种语言实际上也包括每一种方言，都形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套独特视角，从表述方式、用词等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当这种语言丢失，这种视角也就会消失。

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既是爱好，也是了解中国文化、运用不同视角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途径。

唐曦兰认为，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是有意义的。“学习不同的方言，可以了解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一个渠道。比如我到云南学了几句当地方言，会让我感觉到一种亲近感，既是对当地民众的亲近，也是对当地文化的亲近。”

武帝认为，方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背后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在我学方言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词能看到当地流传下来的民间习俗的影子，了解这个词也是了解当地的文化。”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 难忘的儿童节游戏

叶诚心(十三岁)

小时候的儿童节都是在学校过的，我对读小学三年级时的那次儿童节记忆格外深刻，对精彩激动的各个游戏环节仍记忆犹新。

那天，学校传得沸沸扬扬的是，每个班级都要组织一个游戏环节。我们班组织的游戏叫“百发百中”，跟古代的投壶有点类似，就是要把铅笔投进啤酒瓶里。不过你可别小看这个游戏，瓶子的口特别小，很难投进！我试了几次，就放弃了。但我旁边的一位同学一直坚持不懈，终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后顺利地投了进去。在班上玩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别的班级看看，毕竟儿童节一年才一次，这样的活动当然得好好珍惜啦！

我走到了隔壁班，从窗口望

去，里面别提有多热闹了，队伍都快排到门口了！他们原来是在玩吹蜡烛。桌子上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蜡烛，站在桌前的一位男同学，瞪大了眼睛，鼓起腮帮子，对着蜡烛使劲一吹，没想到只吹灭了几支，看来游戏真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看了一会儿，我又开始闲逛了。

咦！这个班级怎么这么安静？我靠近一看，原来他们在玩猜谜语。有同学手上有一张纸条，哪种水果视力最差？我忽然觉得这谜语好熟悉，感觉在哪里听过。哦！这个谜语我在网上见过，答案是：芒果。我想，也许猜谜不是很难吧，说不定还能赢奖品。

排队的人不多，不一会儿就轮到我了。我在大大的纸箱里摸来摸去，里面的纸条好像都在说

“选我吧，选我吧！”我闭着眼睛，随便抽了一张，上面写着：“大口多一点(打一个字)。”我开动脑筋想道，一个口，一个大，再加一个点，不就是吠吗！“吠！”我坚定地喊道。老师说：“恭喜你，答对了！”我心里窃喜。

第二题是“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道题可真倒我了，它们都没腿呀。我挠了挠头，半天没想出来。老师提示说：“班上有答案哦。”我扫视了一圈，发现有一位同学正在吃火腿肠，我轻轻地嘀咕着：火腿肠(火腿长)，“对！就是火腿肠！”我脱口而出。“恭喜你又答对一题。”老师说。不过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

“小明初一12岁，到初三为什么还是12岁？”这便是第三题。难道是一道数学题？但小明

不可能不长大吧？我琢磨了好久，最终放弃了。老师告诉了我答案：“是大年初一和初三。”对呀！都在同一年，年龄当然不会变，这是脑筋急转弯！我怎么没想到呢。

老师告诉我，答对两题的也有奖励，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了奖品台前，只见有棒棒糖、动物形状的橡皮擦、挂在书包上的小挂件、陀螺……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我挑了一个带挂件的圆珠笔。粉红色的笔身，再挂上一朵樱花，超级可爱。

转眼间，天边的晚霞早已呈朱红色，儿童节也随着日落与我们告别了。再见儿童节，愿我们以后还能一直有这样纯真的笑容，还能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寄自西班牙)

(赵晓霞)